

ZHONGGUO
XIANDAI WENXUE
MINGJIA
JINGDIAN WENKU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张恨水

作品

金粉世家
③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金粉世家

张恨水 著

(三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

燕西这回前来正是机会，刘守华正好拿出支票簿来，签了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支票，放在桌上，用铜尺来压着。燕西看了便笑道：“大家都好，只有我一个人闹穷。你瞧，你们这支票满屋子扔，看了真让人家羡慕。”道之道：“你嚷什么穷？柴米油盐的账，哪样让你管了一天了？”燕西道：“你只知道那样说，你不知道大家是有进款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进款的。过了年，父亲若要不让我去留学，我就得到机关里去弄差事，不然，这个穷劲儿，我可是抗不了。”说着，向沙发椅子上一靠，叹了一口气。道之对刘守华笑道：“老七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来哭穷，你知道他的用意吗？”刘守华笑道：“我不是诸葛亮和刘伯温，猜不到他此来什么用意。”道之道：“你不要装傻了，你要装傻，我就不必叫你刘守华，要叫你刘守财了。”刘守华笑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老七是和我们借钱来了。老七，你姐姐猜得对吗？”他这一问，燕西难为情起来，姐夫究竟是别姓的人，怎么好意思说借钱的话。因此他却十分踌躇着，不知道是直说好，还是不说的好。只这一犹豫之间，就把答话机会错过。燕西又不好补说，自己此来，可是借钱的，却只一笑了之。刘守华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要多少钱用，我替你想点法子就是了。年青人都要这样，以为说没有钱用，就丢了面子，问人家借钱呢，人家答应，还是罢了，人家若是不答应，是加倍地难为情。可是要这样，就不是应时的手腕了。”



燕西笑道：“你倒好像爱克斯光镜，照见了我的心肝五脏。其实我穷虽穷，勉强凑起来，对付着也就可以过年，倒是不敢闹亏空。”刘守华一番好意，经燕西这样一说，就不能再向前说。他不说，道之也是默然无语。燕西又说了一些闲话，也就走了。不过走出了道之这院子里，自己又有些后悔，刚才人家说得好好的了，只要我说出数目来，就可以照办，偏是当时又要什么面子，说了硬话，把现成的支票退回，这只好另想法子了。随脚所之，不觉就走到自己内室来。

这些日子，清秋在金家虽然过了许久，但是看他们家里过年，别有一种狂热的情形，看了倒是有趣。只有她是一个新嫁娘，一点事也没有，拿了一本书，正背着窗户看。燕西走了进来，见她看书，就笑道：“你倒自在！”清秋道：“我不自在怎么样呢？这里并没有我要做的事呀。但是我看你没有什么事的人，何以也忙得不亦乐乎？”燕西向旁边长椅上一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你哪里知道？”清秋道：“我什么不知道？你还有什么痛苦吗？”燕西一时失神，把口气露了出来，现在要勉强掩饰，也是来不及。因道：“别的什么痛苦是没有，一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用钱，我想到消耗和别人一样，可是并没有收入，这事是很危险。”清秋先是抿嘴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为了钱发愁，我看你这是第一次吧？你那每月三百元的月费，怎么用了？”燕西一拍手道：“靠那一点子钱，当然是闹亏空。可是闹亏空不算，还不让人知道。第一是父亲不能知道这件事。他以为一个读书的人，每月用这些钱，已经太多了，哪里再能说不够？”清秋脸一红道：“你为我花了钱不少吧？”燕西闹得图穷匕现，更是不堪，因道：“我有是有点亏空，但是相沿的日子久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屋子外面，有人喊道：“七爷在这里吗？”燕西便问道：“谁？”那人听到答应，就进来了，原来是



道之用的李妈。燕西见她手上拿着一封信，心里就是一动，因问道：“是给谁的信？”李妈道：“是我们太太给你的，你瞧罢。”燕西拆开来一看，先有一张支票，射入了自己的眼帘。另外是一张八行，上写道：“你大概是很着急吧？想借钱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是不是？现在把一张空白支票，盖了图章送来，要多少钱，你斟酌情形去填上。时候不早了，填了赶快就去兑罢。我并不对人讲，你放心。姊道之字。”燕西一见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对李妈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去罢。待一会儿，我自己就会来。”李妈去了，燕西笑嘻嘻的，将支票向清秋脸上扬，说道：“嘿！咱们正月里花的钱都有了，现在几点钟？”清秋笑道：“来了一笔什么意外的财喜，把你乐成这个样子？钟在你面前桌上，倒来问我？”燕西便将支票递给清秋看道：“天下放债的人，我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了，将支票盖好了图章，倒让我们来填数目。四姐待我们总算不错的了。”清秋道：“这样子，你打算填多少数目呢？”燕西一手拿着支票，一手搔了一搔头发，笑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最好是填上三千。可是人家给我们一个大方，真填上那样多，又觉有一点子知进而不知退。”清秋道：“我说你什么事快活？原来是借到一笔钱。借钱是很不幸的事情，没有看见你，倒把它当了一件快活的事。你以为借了钱，不用得还吗？就是不用还，究竟也不算快活。”燕西道：“还自然是要还，但是有了钱，就救了目前的急，先快活一下再说。”于是拿了支票，就到桌上去填写数目。清秋赶过来，一手挽住了他的胳膊笑道：“你可别胡闹，填上许多数目。你要知道，有多了钱，你也就是多花，不如写上几百就行了。正月里我没有什么可花的，你别要为我打算盘，你自己划算着，你要花多少，你就写上多少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得写两千，除了还欠债，自己还要留几个钱用用。”



说时，他已把数目填上。一看桌上的钟，还只四点钟，笑道：“行行行！今天银行里营业的时间，都延长到下午七八点钟的，这时候去，拿了钱，还可以买东西回来。”于是回转身，两只手握了清秋的手，一直问到清秋脸上，笑道：“你要什么东西？我都给你带来。”清秋道：“我什么也不要，只要一个条件，你把钱交给我，让我替你保管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这不成问题，你不给我保管，我也要把钱放在你这儿的。难道我还能带着整千的款子在身上，到处去玩吗？”说毕，找了帽子戴上，就出去了。

出去了约有一个多钟头，他高高兴兴回来，在身上掏出那两沓票子，交给清秋道：“每搭是五百，共总一千。”清秋道：“还有一千呢？”燕西道：“姓了别人了，还有吗？”清秋道：“你真会用钱，出门去拿两千块钱，不到家就用了一半，这不能不算一个大手笔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我这就算大手笔吗？你去查查老大老三他们用的钱，每月是要多少？”清秋道：“为什么不学人的好处，却学人的坏处？再说大哥、三哥他们都能挣钱，你总还算是求学的时代，也不能和他去打比啊！”燕西道：“他们挣的钱吗？那更可笑了，恐怕还不够每月坐汽车的油费呢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句刻薄话，大概纨绔子弟四个字，你们贵昆仲，倒是货真价实。”燕西听了这话，未免脸上一红，就说不出话来。清秋也觉得这话有些言重了，便走到燕西身边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道：“对不住！我的话说错了，回头我给你拜年，再向你道歉。”燕西握住她的手，转过身来，这位新夫人正穿了一件玫瑰紫的驼绒袍，两颊带上一一点似有如无的红晕，配上那乌缎子似的头发，双钩起来，掩住一角白脸，她美目流盼，瓠犀微露，真是娇艳极了。她的头正靠住了燕西的左肩，燕西偏着头由上向下一看，笑道：“今天为什么



穿得这样漂亮？”清秋道：“今天不是过年吗？我总得穿个热热闹闹的，免得人家说我姓冷，人也冷。”燕西道：“谁说了这话？”清秋道：“没有谁说，不过我这样猜想罢了。反正穿得热闹，总也不讨人厌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这话不可一概而论，有那种猪八戒似的人，可就越热闹越讨厌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就知道我和猪八戒的相差不多，你可要算高家庄的高小姐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玻璃窗外有一个人影子一闪，似乎是走过来，又退回去了。清秋眼快，便问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忽然外面有人格格地笑将起来。燕西听来人的声音，好像是道之，问道：“四姐吗？为什么不进来？”道之笑道：“说起新婚燕尔，你们真是当之无愧，那种鹣鹣鲽鲽的样子，我冲了进来，有些不大合适吧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已走将进来。清秋听了这话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道：“四姐是作母亲的人，应该指导指导我们才是，你倒拿我们开玩笑？”道之道：“指导指导你们吗？除非是指着老七说。你是聪明人里头挑出来的顶尖儿，恐怕你要指导我才对呢。得！不要说那些客气话。老七我问你，我那支票，你给我填上了多少数目？”燕西作了一个揖道：“姐姐，真多谢你，救我出了难关。我填了两千，但是已用过去一半了，马上还得开销五百。”清秋将他递过来的钞票，依旧向他手上一塞，说道：“罢罢，你叫我保管，还没有拿过来，又要用去一半，还保管什么？当了债权人的面，你拿回去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自然是等着花，你想，我要是把款能保管起来，又何必去借债呢？”道之道：“我正是来告诉清秋妹，让她监督着你，你要知道，我是债权团，就有派代表监督你财政的权利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还得出去开发债主子呢。”说毕，转身就向外走。清秋隔了窗子望着，默然不语。道之见她这样，好像有什么感触似的，便笑问道：“清秋妹，你看不惯他这种样子吗？他们



都是这样，花钱像流水一样，已经花惯了。从前除了两位老人家，别人是不好干涉他们。现在你来了，你就负有这一层责任。”清秋笑着摇了一摇头道：“四姐，猜错了，我不是为这个。”但是她虽然否认了，却说不出另有别的原因。道之向来就不管这些屑末小事，清秋不说，她也就算了。便道：“母亲屋里去坐坐罢，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又要看书了，昼夜坐着不动，这很是与卫生有碍的。”不待清秋答复，拉了清秋就跑。

清秋跟着她走到外面，只见那些听差和老妈子，分批在扫院子擦玻璃，走廊上沿着花格栏，一齐编上了柏枝，柏枝中间，按上大朵的绸花和五彩葡萄大的电灯泡。廊檐下，一条长龙似地悬着花球和万国旗。清秋道：“嘿！我们这样文明的新家庭，对着旧年还是这样铺张。”道之道：“这是母亲的意思，一年一次的事，大家同乐一下子。她老人家本欢喜热闹，反正无伤于文明，我们倒乐得凑趣。这就算铺张吗？你上那大厅里去看看，那才是热闹呢！”清秋是初来金家过第一个年，少不得要先看看，以免临时露怯。于是转着回廊向外，到了大厅上，只见西式的家具一齐撤去，第一样先射入眼帘的，就是正中壁上悬了许多画像，男的补服翎顶，女的是凤冠霞帔，一列有七八幅之多，这不用猜，可以知道是金家先人的遗像。在先人遗容之下，列着长可数丈的长案，长案边系着平金绣花大红缎子的桌围，案上罗列着的東西，并不是平常铜锡五供之类，都是高到二三尺的古礼器。大到三四尺的东西，有的是竹子制的，长长的，下直上圆，还有一个盖。有的是木制的，圆的地方更扁。有的是铜制的，是个长方形的匣子，两端安有兽头柄，下端有托子撑起。清秋因为念过几本书，记得竹制是筮，木制的是豆，铜制的是簋，此外圆的方的，罗列满案，却不能一一指出名字来。沿着桌子，一列摆着乌铜钟爵之类，并不像



人家上供摆那些小杯小碟。心想，他这种欧化的人，倒不料有这种古色古香的供品，这也是礼失而求诸野了。旁边壁上，原来字画之类也同时撤除，另换了一批。看那上下款，必有一项是金氏先人的名号，大概是保存先人手泽之意。此外还有七八个大小的木盒子，有的盛着马刀，有的盛着弹弓，有的盛着书册。还有一个金漆的木盒，里面列着一幅楷书的册页，近前隔着玻璃盖看时，却是清朝皇帝的手诏。清秋知道燕西的曾祖曾做过边疆巡抚，这就是给那位老人家的了。看得正入神，道之笑道：“清秋妹，你瞧瞧，我们祖上，可都也是轰轰烈烈的人。曾祖不必说了，我们爷爷，他是弟兄三个，有文有武，谁也是二品以上。就是人丁不旺，长二房留下一个姑母。”清秋道：“燕西老说他的大姑母，如何如何疼他，只可惜他们一家都在上海，不能常往来，他还叫我和他一路去探望这位老人家呢。”道之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们这位姑母太慈善了，非常地欢喜看到我们，这也因为我们家人丁单少之故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这也就不算少了，一共有八个人呢。难道还要二十位三十位不成？”道之笑道：“这是我说错了，应该说亲人不多才对了。这话我得再说回来，你想，望上两辈子只有两个后辈，自然看得很重。我们爷爷行三，他的眼光是很远的，自己又尝作过海边上的官，他就说官场懂外务的人太少，让我们父亲出洋。老人家反对的自然是多，三房共这一个人，倒让他到外国去，可是爷爷非这样办不可。结果，父亲就在欧洲住了几年回来。他老人家旧学原有底子，出洋以后，又有了新知识，所以正是国家要用的人才，也总算敌得住上辈。只是到了我们这辈子，可就糟了。”清秋道：“怎么会糟？不过好的，都是在女子的一方面罢了。我们祖上是那样有功业的人，应该是要传过四代去的，书上不是说得有‘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’吗？”道之道：“你既然



知道这个，你和老七好好的养下几个小国民，把……”清秋不让她说完，用手捶了道之一下，转身就跑。恰好这里新换地毯，还没有铺匀，毯子一绊脚，摔了一跤，不偏不倚，摔在地毯上的红毡垫中间。道之看到，连忙上前来搀起她。笑道：“还没有到拜年的时候哩，你倒先拜下来了。”清秋道：“这都是你，把我这样摔了一跤，你可别对人说，怪寒碜的。”道之拍了她的肩膀道：“妹妹，我对你，哪里还有一点不尽心尽力地照顾吗？你要难为情，也就和我难为情差不多，哪里会对人说哩？”清秋站定了，伸手理了一理鬓发，笑道：“别说了，越说越难为情，我们到母亲房里去坐一会儿罢。”于是携着道之的手，笑嘻嘻地同到金太太屋子里来。

金太太正打开了一只箱子，拿了一些金玉小玩意摆在桌上，自己坐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，口里衔着一支像牙细管长烟嘴子，闲闲望着。清秋走上前，站在桌子一边，低了头细看。金太太笑道：“你瞧瞧，哪一样好？”清秋笑道：“我是一个外行，知道哪一样好呢？”金太太笑道：“我是不给压岁钱的，一个人可以给你们一样。你是新来的，格外赏你一个面子，你可以拿个双份儿。你说你欢喜哪两样，你就先挑两样。”道之道：“呵哟！这面子大了，你就挑罢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我是乡下人进了龙宫，样样都好，不知哪一种好了。”道之道：“好是样样都好，好里头总有更好的，你就不会把更好的挑上一两样吗？”清秋听说，果然老实起来，就在二三十件小玩器中，挑了一支白玉的小鹅，和一个翡翠莲蓬，莲蓬之外，还有两片荷叶，却是三根柄儿连结在一处的。金太太笑道：“你还说外行，你这两样东西，挑得最对，我的意思也是这样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谢谢你老人家了。说起来不给压岁钱，这钱可也不少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不能年年给，看我高兴罢了。”道之笑



道：“其实你老人家要赏东西，今年不该给这个，应当保存起来，留着给小孩子们。”金太太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我是另有一番用意的。我的意思，先赐给小孩子母亲，由他们再赐给小孩子，那么，这也就是传代的物件了。若是留到将来直接给小孩子，中间就间了一代了。”道之笑着对清秋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你倒不客气，是自己挑给小孩子的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真不知道绕上这一个大弯，妈也是，你还拿我开玩笑呢。”金太太笑道：“你这孩子说话，我还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上了四姐的当，你倒说我和你开玩笑。”道之道：“得了，妈别怪她了，让她回头辞岁的时候，多给你鞠几个躬罢。趁着现在腰软，让她多弯弯腰，将来她有一天像大嫂一样，直了腰子，她就不肯往下弯了。”越说越让清秋难为情，金太太抽着烟笑道：“这事真也奇怪。一个姑娘定了婆婆家，那要害臊，还情有所可原，一个少奶奶要添孩子，这是开花结实，自然的道理，还用得着什么难为情？”清秋道：“照这话说，男大须婚女大须嫁，一个姑娘要上婆婆家，也就不必害臊了？”

金太太还要说时，听到门外咳嗽了两声，这正是金铨来了，大家就停止了说笑话。清秋首先站起，他一进来，看见桌上摆了许多小玩器，便问道：“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什么？”金太太道：“过年了，赏给儿媳姑娘们一点东西当压岁钱。”金铨笑道：“人老了，就是这样，会转童心，太太倒高兴过这个不相干的旧年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们转了童心，充其量也不过听听戏，看看电影罢了。这要是你们，一转童心，不是孩子们在这里，我可要说出好的来了。”金铨道：“别抬杠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夜啦。”金太太将手上那根象牙细烟管指着金铨，眼望着清秋和道之，笑道：“你听听他的。刚才还说，不过不相干的旧年，现在他自己倒说出大年三十夜，不许抬杠起来。这岂不是



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吗？”这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金铨在靠上手一张大软椅上坐了，笑道：“做事的人，总想闲一闲，其实真闲了，又觉得不合适似的。每年到了阴历阳历这两个长些的假期中，我反是闷得慌，不知道找什么玩意来消磨光阴。我倒佩服鹏振和燕西。鹏振的衙门，是一月也不去三回，燕西更不必谈了，他们一年到头地闲着，反是有事要找他，找不着人影。我就没有他们这种福气可以闲得下来。”清秋本坐着的，站起来笑道：“这些时他倒看书，父亲若是要找他，我去找他来。”金铨笑道：“他在看书吗？这倒奇了。并没有什么事找他，不过白问一声。他既然在看书，那是十年难逢金满斗的事，就随他去罢。”道之侧转脸去，背了金铨，却对清秋微笑。清秋也偏了头和金太太说话，道之的举动，她只当没有看见。金太太以为她见了公公来了，格外正襟危坐，她就没有去留心。

坐了一会，天色就晚了。里里外外，各屋里电灯，都已点亮。男女佣仆，像穿梭一般的，只在走廊外跑来跑去。过了一会，李贵站在堂屋中门外，轻轻地问了一声总理在这里吗？金铨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李贵只站在房门边，答道：“大厅上各事都预备好了，是不是就要上供？”金铨道：“还早呢。”李贵道：“大爷说了好几回了，说是早一点好。”金铨一听，心里就明白，这一定是他要催着上完了供，就好去和姨少奶奶吃团圆酒。这孩子这样望下做，实在是胡闹。但是这件事在没有揭穿以前，自己总是装模糊不知道，免得容之不可，取缔又有所不能。现在又看破了这种行动，便勃然把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你听他的话作什么？知道他又是闹什么玩意！”金太太笑道：“这也值得生气？凤举也是一样的孩子气，他想今天晚上，家里和朋友家里，当然有些玩意，他催着上了供，就好去玩了。”便



对李贵道：“早一点也好，你全通知大家罢。”李贵答应走开。道之先站起来道：“我去换衣服了，要不要让守华也参与这个盛会？”金铨道：“当然让他看看。”清秋听了这话，知道这一幕家祭，完全是旧式的，不必让人招呼，自当回屋子里去换衣服。她正要起身，金太太笑道：“这样子，你也是要换衣服了？你穿的这紫色袍子就很好，不必换了。阿四她是因为怕孩子啰嗦，穿的是件黑袍子，太素净了，不能不换。”清秋心里可就好笑，他们家里，说新又新，说旧又旧。既然过旧年，向祖宗辞岁，同时可又染了欧化的迷信，认为黑色是不吉利的颜色，遇到盛会，黑色衣服就不能穿了。当时因为婆婆说不必换，只坐在金太太屋子里闲话。虽然不知道有些什么礼节，好在自己排最末，就是行礼，也要到最后，才摊派到自己头上来，到那时候，看事行事就得，也不必预先踌躇了。金太太屋子里，自从几个大丫头出阁了，只有一个小兰，她就为潮流所趋，不肯再添使女。上半年有些小事情，都是阿因、小兰两个人分别了作。现在却是金荣一个寡妇妹妹在屋子里作些精细事情，因为她婆婆家姓陈，年纪又只二十岁，金太太不肯叫她什么妈，就叫她一声陈二姐。陈二姐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倒生了个美人胎子，很是清秀，身材也瘦瘦的。大户人家，就是看不惯牛鬼蛇神的那种黄脸老妈子，因之金家的女仆，都是挑那种年纪轻干净伶俐的妇人做工。金太太一来怜惜陈二姐是个年轻寡妇，二来又爱她作事灵敏，只要你有这个意思，还不曾说出来，她已经把你的事情做好了。所以陈二姐到金家来只有几个月，上上下下倒摸得很熟。这时，金太太一说要换衣服。陈二姐早拿了一把钥匙在手上，走了过来，问要开哪一号箱子？金太太道：“家里并不冷，就是把那件鹿皮绒袄子拿来，系上一条裙，那就行了，用不着开箱子。”于是清秋在外面屋子里候着，等



着金太太衣服换好，然后一同上大厅来。

那大厅在扎彩松枝花球之间，加上许多电灯，这个时候是万火齐明，而且彩色相映，那电灯另有一种光彩。供案前，有两只五狮抱柱的大烛台，高可四五尺，放在地板上，上面点了饭碗粗细的大红烛，火焰射出去四五寸长。再看那些桌上陈设的礼器，也盛了些东西，都是汤汁肉块之类，家中大小男女，这时都齐集了。凤举穿了长袍马褂，向长案右角上，对着一个二三尺高的铜磬拿了磬槌当当当敲了三下。金铨就和金太太一同上前，站在供案之下，齐齐地向祖先遗容三鞠躬。礼毕，又是三下磬，只听得轰通一下，接上哗啦哗啦，院外的爆竹，万颗争鸣，闹成一片。在这种爆竹声中，男女依着次序，向祖先行礼。他们还是依着江南旧俗，走廊下，东西列着两只铜火盆，火炭烧得红红的，上面掩着青柏枝，也烧得劈扑劈扑的响，满处都是一种清香。闻到这香气和爆竹声，自然令人有一种过年的新感想。在这时，梅丽就笑着跳出来道“爸爸，你请上，大家要给你拜年了。”金铨看见儿女满堂，自然也有一种欣慰的情态，背了手，在地毯上踱着笑道：“你们一年少淘一点气，多听两句话就是了，倒不在乎这种形式上。”但是他这样说时，大家已经将他围困上了，就团团地给他鞠躬。像凤举兄弟们，究竟是儿子，父亲既说不必行礼，也就是模模糊糊过去了。这儿媳们姨太太们是不便含糊的。小姐们也是女子，也只好照样。金铨只乐得连连点头。大家行礼毕，于是一阵风地又来围上金太太。金太太倒是喜欢这件事，她就先笑着在供案面前等着。这自然是平辈的二太太首先行礼。只向下一站，说声太太，拜年二字还不曾说出，金太太就向前一把拉住了她，笑道：“我也给你拜年，两免罢。”二太太和她，已是老君老臣了，而且自己也有儿有女，只要面子敷衍一下，也就算



了。其次便是翠姨，倒整整地和金太太行了一个鞠躬礼，金太太只点着头笑了一笑道：“恭祝你正月里财喜好，多多赢几个钱。”翠姨笑道：“讨太太的口彩。”不过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却以为单提到赌钱，倒有些寓祝于讽了。金铨也觉得太太这话有些刺激的意味，但是她好像无意说的，脸上还带着笑容，当然不见得要在这个时期和翠姨下不去；心里虽然拴上一个疙瘩，好在这时大厅上，人正热闹忙碌，只一混，就过去了。翠姨只一行礼，其他的人，已经一拥而上，和金太太行礼，翠姨退到一边去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大厅上大家热闹一会子，时候就不早了，大家就要饭厅上去吃年夜饭。清秋见事行事，也是跟着了一块儿去。那饭厅上的桌子，列着三席，大家分别坐下。正中一席，自然是金铨夫妇坐了，其余的分别坐下。清秋正挨着润之，却和燕西对面坐下，润之推了她一推，低着头轻轻地笑道：“坐到对面去罢，怎么坐在我这里？”清秋轻轻地笑道：“父亲在这里，不要说了，多难为情？”润之依旧推了推她道：“去罢去罢。”清秋两手极力地按住桌子，死也不肯移动。满堂的人，都含笑望着她。鹏振正和玉芬坐在并排，便回转头去，轻轻地笑道：“你瞧，就是这样，不坐在一处的，他们毫不注意，能坐在一处的，又很认为平常的事。”玉芬回了头，斜看了鹏振一眼，轻轻道：“耍滑头！”说毕，她看见下方还有一个空位，就坐到下方去了。道之又和鹏振紧邻，却拿筷子头，插了两下。旁人看见，都为之一笑。这一餐饭，大家都是吃得欢欢喜喜的。吃完了饭，大家也就不避开金铨，公开地说打牌打扑克。金太太也就邀了二太太、佩芳、玉芬共凑一桌麻雀牌。金铨也背了两只手，站在他们身后，转着看牌。清秋是因为第一次在外过年，少不得想到她的母亲，一人轻轻悄悄地步回房去了。



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

清秋一人到了自己屋子里时，只有李妈在这里，刘妈也去赶热闹去了。想到外边热闹，越觉得这里清静。她一人坐着，不觉垂了几点泪。却又不敢将这泪珠让人看见，连忙要了热水洗了一把脸，重新扑了一点粉。但是心事究竟放不下去，一个人还是默默地坐着。恰好燕西跑了过来拿钱，看见清秋这种样子，便道：“傻子，人家都找玩儿去了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闷？走！打牌去。”说着，就来拉清秋的手。清秋微笑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会打牌，我吃多了油腻东西，肚子里有些不舒服。”燕西一把托了清秋的下巴颏，偏着头对她脸上望了一望，指着她笑道：“小东西，我看出来了。你想起家来了，是不是？”说着，就改着唱戏腔调道：“我这头一猜……”清秋笑道：“猜是猜着了，那也算是你白猜。”燕西道：“我有一个法子，马上让你回去看伯母去，说出来了，你怎样谢我？”说时，一直问到清秋脸上来，清秋身子一低，头一偏道：“不要废话了。”燕西道：“你以为我骗你吗？我有最好一个法子呢！现在不过十点钟，街上今晚正是热闹，我就说同去逛逛去，咱们偷偷地回你们家里去一趟，有谁知道？”清秋道：“是真的吗？闹得大家知道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燕西道：“除了我，就是你，你自己是不会说，我当然也是不能说。那么，哪里还有第三个人说出来呢？不过我若带你回了家，你把什么来谢我呢？”清秋道：“亏你还能说出这种乘人于危的话！我的母亲，也是



你的岳母，她老人家一个人，在家里过那寂寞的三十晚，你也应当去看看。再说，她为什么今年过年寂寞起来哩？还不是为了你。”燕西笑着拱拱手道：“是是！我觉悟了。你穿上大衣罢，我这就陪你去。”清秋这一喜自是非凡，连忙就换上衣服，和燕西轻悄悄地走出来。只在门房里留了话，说是街上逛逛去。门口的熟车子也不敢坐，一直到了大街上，才雇了两辆车，飞驰到落花胡同来。

燕西一敲门，韩观久便在里面问是谁，清秋抢着答应道：“妈爹，是我回来了。”韩观久道：“啊哟！我的大姑娘！”说时，哆哩哆嗦，就把大门开了，门里电灯下，照着院子里空荡荡的。清秋早是推门而入，站在院子里，就嚷了一声妈。冷太太原是踏着旧毛绳鞋，听了一声妈，赶快迎了出来；把一双鞋扔在一边，光了袜子底，走到外面屋子里来。等不及开风门，在屋子里先就说道：“孩子。”清秋和燕西一路进了屋来，冷太太眯眯地笑了，说道：“这大年夜怎么你两人来了？”清秋笑道：“家里他们都打牌，他要我到街上来看今晚的夜市。我说妈一人在家过年，他就说来看你。”冷太太道：“也不是一个人，你舅舅刚走呢。”清秋看家里时，一切都如平常，只是堂屋里供案上，加了一条红桌围。冷太太这才觉得脚下冰凉，笑着进房去穿鞋。燕西夫妇，也就跟着进来了。这一看，屋子里正中那一盏电灯，拉到一边，用一根红绳，拉在靠墙的茶几上。茶几上放着一个针线藤簸箕，上面盖了两件旧衣服。想到自己未来之前，一定是母亲在这里缝补旧衣服，度这无聊的年夜，就可想到她刚才的孤寂了。右边一只铁炉子，火势也不大，上面放了一把旧铜壶，正烧得咕嘟咕嘟地响，好像也是久没有人理会。便道：“舅舅怎么过年也不在家里呆着？乳妈呢？”韩妈穿了一件新蓝布褂，抓髻上插了一朵红纸花，一掀